

“瓜农之死”能否推动摊贩解禁

■社论

赋予城管部门规划、设立、管理合法摆摊区域的权力,摆脱对高压执法的依赖,让城管和摊贩从对立走向合作,打开双方的死结。

新华社报道,临武不幸死亡瓜农邓正加的遗体,初步检验显示有伤情。20日下午,临武县召开常委会决定,免去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党组书记胡郴和分管执法的党组书记邹红卫的职务。临武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瓜农邓正加死亡事件的廖卫昌、袁城等6名涉事城管工作人员实施了刑事拘留。

顾内有伤情这一结论,说明邓正加死前脑部曾遭受外力伤害。临武城管官员被免,6名涉事城管被刑拘,初步还家属一个公道,对邓正加在天之灵,也是一种告慰。

城管向瓜农狠下毒手,这不是个案,现实

中,城管在执法中致人伤亡的事件屡屡发生。究其原因,固然有城管个人的因素——一些地方城管招募把关不严,导致许多素质低下的人进入城管队伍。加之,对于城管在日常执法的暴力行为,许多地方政府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鲜有以零容忍姿态,一个不漏严厉追究。这种宽容和偏袒助长了一些城管的违法气焰,导致“小恶”一天天不断累积,最终酿成“大恶”。

如何从机制上保障执法的文明,这是包括临武在内的许多地方,都急需解决的问题。不过也要看到,消弭城管商贩间的矛盾冲突,解开他们之间的死结,仅仅是从执法层面,通过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的人性化来解决,远远还不够。我们更需要反思和改进的,是城市管理的理念和体制。

我们现在的城市管理,过多地强调的是城市的整洁与秩序,将摊贩的生存问题,置于可有

无可的地位。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摊贩在各地被严禁,即便存在农民进城直销需求的三四线城市,同样严管摊贩。例如临武在闹市区为进城农民开设了临时销售区,但当地农民抱怨,政府划定的区域太小。严管之下,使得摊贩处于普遍性的违法状态,这就导致城管和摊贩间长期的游击战,也给权力寻租留下余地,在临武,摊贩只要向城管进贡,就能相对自由摆摊。

在城管机构的设置上,过多强调了“管”,忽视服务的功能,这直接把城管推到了摊贩的对立面。在上级部门市容的考核压力下,城管部门即便有心,也不敢对摊贩手下留情,对于摊贩的合理诉求,不是采取接纳引导,而是一味采取高压政策,当摊贩不断抗拒执法后,上级部门考虑的不是适度妥协,而是试图改进城管装备,让警方为城管护航等强硬手段,迫使商贩屈服,这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

城管与摊贩的冲突,酿成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悲剧,血的代价已付出太多,我们该痛定思痛,考虑改变城市管理理念和体制了。

我们的城市,应当给摊贩更多生存空间,让合法摆摊成为可能。路边摊贩的久禁不绝,一方面是源于摊贩求生存的本能,另一方面,也表明城市居民生活,也离不开摊贩。生存、生活,这些民众基础性的权利,要远远高于城市的整洁与秩序,应将它们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对于城管部门,需改变职能定位,从强硬的秩序维护者,变成柔性的服务引导者。赋予城管部门规划、设立、管理合法摆摊区域的权力,摆脱对高压执法的依赖,让城管和摊贩从对立走向合作,打开双方的死结。

总而言之,一个城市与小贩之间和谐共存,不是没有可能,关键在于,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能不能拿出勇气和智慧去做。

破车占位 富人还要挤占多少公共资源

■文/小正 春鸣

最近,在杭州市左岸花园小区门口,每天停着一辆破旧的小面包车,它的任务就是给一辆法拉利F430占车位。法拉利的车主说,家有4辆车,两辆停家里,一辆停地下车库,一辆停上面,但小区车位太紧张,“我也是被逼出来的!”

这年头,“买得起马配不起鞍”的事情早已见怪不怪。毕竟,一个车位动辄十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比一辆中档轿车还贵,相信买得起车却买不起车位的大有人在。但是,开着价值几百万元的法拉利,却买一辆破面包车来霸占小区的公共免费车位,这样的奇葩车主还真是头一回见。当然,这名车主确实有他的“苦衷”:家里车太多了,自家两个车位,外加地下车库一个,还不够用,“被逼出来的”。瞧,说得振振有词,听来却令人十分反感——你富得流油居然还想着法子占用公共车位,这不是找骂么?

如今,一些富人常常抱怨社会仇富心理严重,却很少想过公众为什么仇富。其实,只要富人遵纪守法且有公德心,有多少人会“仇”你呢?而恰恰是为富不仁之风盛行,才抹黑了富人形象,并加剧了社会的仇富心理。



底特律破产并非偶然

■史泽华

当地时间7月18日,美国底特律政府因过高的负债率(180亿~200亿美元)而申请破产,该案或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破产案。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汽车之城”,眼下荣光不复存在。大批中产阶级人士搬离,市郊大片区域荒芜破败。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市一片萧条。

上世纪中叶鼎盛时,底特律的人口达到了185万,是美国最繁荣的几座城市之一。但是,随着汽车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它的人口不断萎缩,目前只剩下区区70万,成为美国过去60年中人口缩减最多的城市。本世纪以来,底特律也曾想跟上信息革命的步伐,提振城市经济,兴建康博软件总部、翻建通用汽车总部所在地文

艺复兴中心大厦、新建赌场及体育场等,但总体规划不足,步伐迟滞,未能找出和充分彰显本地特色及发展优势。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让底特律经济雪上加霜,房产泡沫破裂、住房空置率上升、汽车销量下降、工资水平下降、企业偿债能力下降、三大汽车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或重组、企业大量裁员、失业率攀升,“鬼城”应运而生。

底特律市政府的破产,并非偶然。一方面,市政当局乃至整个城市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对汽车制造这一单一产业的过度依赖,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当地该产业盛极而衰的牺牲品。产业衰落、人口外流、税源枯竭,对市政公共服务职能和支出的需求却难以即时削减,财政包袱越积越重,替代产业发展规划更是有心无力。申请破产前,底特律的税负比例已高居美国50州最

大城市中的第9位。另一方面,市政当局对城市“软实力”建设一直投入不足,以至于长期难以扭转当地种族矛盾突出、教育入学率低和治安事件频发等问题。2012年,该市成为美国暴力犯罪率最高的城市。城市品牌失效与资金流失加剧形成了恶性循环。

当然,底特律市政府申请破产保护,以市场经济规则应对城市发展危机,也许是不让当地纳税人直接为城市破产买单的最好办法。接下来,该市政府很可能会在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重组债务、紧缩公共财政支出、降低公务人员薪资、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等等,直到令人“满意”为止。从该案中,我们需要借鉴城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切不可只是将此当作笑柄。

为善不只是“好心车主”的事

■吴金彪

火车马上就要开了,两个年轻人却一直打不到车去车站,心急如焚的时候,一位女车主主动停车招手将两人免费送到了火车站。更让人“心灵触动”的是,好心帮忙的女车主并不顺路。事不大,却很温馨。遇到别人着急赶路,载他们一程,把他们送到目的地,确实是举手之劳,正如车主刘女士所言“这是小事情,不用在意。”但这样的“小事”在如今社会却显得弥足珍贵,因为扪心自问,这样的“小事”我们很多人都做不到。

现在,城市高峰时段打车难已不新鲜。眼望

着路口的人拼命招手却打不到车,很多私家车主的选择往往是疾驶而过,哪怕不忙,也很少有人停下来问问。一个更加普通的例子是,大街上陌生人问路不得,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陌生人所问的地方,用手一指或者说一句话即可,然而却装作没听见,匆匆而过。

“善小不为”似乎总有一堆理由:社会环境不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万一惹上麻烦怎么办?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当下社会的一些“阴暗面”以及一些让好人伤心的事似乎也支持了“善小不为”者的观点:一瘸一拐的乞丐得到路人施舍的钱财后站起来健步如飞地跑了,好心人扶起摔倒的老人后却被冤枉……

这些人和事在“透支”着我们的善举,但不能让它们“搅动”我们的为善之心。因为社会中还是好人多,帮助别人,在让被帮助者感到幸福的同时,自己也会收获快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的生活环境。

“以后有人遇到困难,我还愿意帮忙。”好心女车主停车的那一刹那可能根本没有想太多,也许在她看来,“能帮就帮”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试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像女车主一样形成这种“能帮就帮”的习惯,我们的社会环境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善小可为。在为女车主鼓掌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能做点什么?

这种浪漫很残忍

■张丽

夏夜里,萤火虫划过夜空的场景很美。但是由于萤火虫是对生存环境非常挑剔的物种,所以,现代城市中的人们基本上只能通过文学作品的描绘来想象此番场景。但总有些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人,不顾萤火虫的死活,硬是要创造出“湖上秋风聚萤苑,门前春浪散花洲”的景致来。

据多家媒体报道,青岛中山公园为了让人们在城市里也能看到萤火虫飞舞的情景,从广西引进了一万只萤火虫。然而,这些美丽的小虫仅在青岛待了3天就有一半死去。园方解释说,引进之前就了解过萤火虫的死亡现象,萤火虫成虫只能存活7到15天。首批萤火虫从广西到青岛的路上就走了两天,部分萤火虫实际已经到了寿命,再就是大量游客观赏萤火虫时使用了闪光灯,这也加速了萤火虫的死亡。

从广西到山东,别说是萤火虫,就是人,因为环境气候的变化也会有诸般不适。人们都知道“南橘北枳”的道理,这回,可怜的萤火虫因为其自身的美丽,不幸在一把昆虫界的“南橘”。

更令人发指的是,公园方面还表示,他们已经给广西的萤火虫繁殖基地报了增加萤火虫的计划,一直到8月25日,每周都会从广西补充5000只萤火虫!

真是罪过罪过。已经死了5000只左右,还要源源不断地补充,青岛中山公园是想把自己变成萤火虫的地狱吗?园方就算不懂昆虫学,那么,尊重客观、尊重科学这么简单的道理懂不懂?什么都不懂的话,总听说过“和谐”,而大批量死亡的萤火虫显然一点都不和谐。罔顾事物发展规律,拍脑袋决策不计后果,这根本不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作风。

此前,各地都有过没有科学知识的群众盲目放生,导致生态失衡的事件。人们好心办坏事,搞来大量飞鸟爬虫等动物,满足自己所谓的“善念”,实际上对这些动物而言,之前的抓捕和随后在并不适应的野外辗转死去的过程都是极其痛苦的,与“善”彻头彻尾背道而驰。

搞萤火虫景观显然不是为了行善,而只是营造所谓的浪漫,其最终目的还是吸引眼球,继而产生经济效益,最好还能在年终报告上添上一笔。但这种建筑在数以万计的小生命死亡之上的浪漫实在太过残忍。不要认为不过就是一些小虫子,死就死了没关系。人与虫在大自然中有各自的位置。萤火虫发出的是生命之光,人类请不要把这光亮变成黑暗。